

难忘烽火大别山

■温 青



红色足迹

雨幕低垂，大别山的花岗岩于湿润中静默，仿佛在无声地回忆。峭拔的崖壁旁，松柏肃穆如披甲的卫士。山花零落枝头，融入坠落的雨滴，悄然没入深谷幽洞。雨水浸润着这横亘鄂豫皖三省的磅礴山体，也渗入它褶皱深深、沟壑纵横的腹地，浸湿那些深藏的英烈往事。

时光回溯到1938年。日军挟海空优势，沿长江北岸和大别山北麓向武汉发起攻击。这莽莽苍苍的大别山，骤然成为江北主战场。日寇的铁蹄踏过安徽六安、霍山，又兵分两路——左路直扑豫南固始、商城，意图穿越大别山北麓直捣武汉；右路则杀气腾腾扑向罗山、信阳，妄图迂回包抄。侵略者的算盘打得响，却低估了这片土地的坚韧。

中国军队寸土必争，浴血阻击，狠狠挫败日寇锋芒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地方抗日武装，如尖刀般插入敌后。他们发动群众，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，在日伪心脏地带展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。山林是屏障，人民是靠山。这支不屈的力量，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伪军。新四军第5师和豫南军民，用鲜血和生命在大别山的沟壑峰峦间，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辉煌史诗，留下了无数感动天地的英雄传奇。

此刻，山风呼啸着穿过层叠叠嶂，拂过松涛如怒的峰顶，仿佛仍在传递当年的捷报。夏日的大别山，溪瀑淙淙，林壑染翠。那些风云激荡、水火交织的岁月，已化作一段永恒的集体记忆——山风过处，花岗岩峰岭如闻号令，起伏奔腾，共同托举起脚下这片傲然挺立于江淮之间的土地。

风雨突击

■甘祖昌 蒋火旋



军营纪事

乌云压在天际，狂风骤起。雷声乍响，雨点噼里啪啦击打在那片废弃房屋上，也落在某连突击小队的队员们身上。

矮墙掩体后，爆破手梁达昌捂着扭伤的脚踝，豆大汗珠渗着雨水流下。队长蒋文杰神色凝重，恍惚间，他又想起了老队长。

那年实兵对抗演练，还是列兵的他因冒进行动导致整组暴露。当他懊悔自责时，老队长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记住，冷静是突击队员的第二颗心脏。”如今，已成为连队排长的他，正带领战友参加城镇攻防演练。

两小时前，在急促的集合哨中，城镇攻防演练任务开始。

随着“战斗”打响，蒋文杰一行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默契配合，按照战斗队形展开破障行动。他们沿街区搜索前进，逼近“敌”要点。

猛烈风雨中，行动时间已过去大半。梁达昌在翻越障碍物时不慎扭伤，队友将名替他缠绷带。雨幕朦胧，大家看不清前路。

“继续行动！”随着一声命令，几道身影如猎豹般闪出矮墙。梁达昌靠后据枪警戒，副队长毛元湛在侧翼持枪掩护战友快速通过封锁线，冲入前方大楼。

大楼内非常寂静，突击小队放轻脚步仔细搜寻。“队长，这边！”爆破手李颯宇欣喜的声音传来——他们抵达了“人质”被困房间。“砰——”炸药掀起浓厚烟尘，蒋文杰率先突入。“清空房间，解救人质！”突然，一个“敌人”从两点钟方向冒出，被他瞬间“击毙”。

“你的胳膊怎么回事？”蒋文杰见李颯宇衣袖染血，急切问道。

“队长，只是表皮伤，我能坚持住！”原来，炸药爆破墙体时，冲击波震碎了附近窗户，飞溅的玻璃碎片划破了李颯宇的胳膊。为不影响行动进度，他咬牙坚持着。

“必须立刻处理。”蒋文杰注意到伤口渗血量增大，赶紧掏出急救包。“队伍休整10分钟”。

“队长，不得事……”被蒋文杰瞪了一眼，李颯宇不再说话。他看着队长为自己细心包扎，心底涌上一阵温暖。10分钟后，突击小队沿街区继续前进。他们锁定了一座可疑楼房，那里大概率是“蓝军”大本营。

正当队员小心侦察，蒋文杰突然神色一凛，低声命令：“快隐蔽！”队员们立刻隐蔽到掩体后。原来，蒋文杰发现“敌军”在楼内布有两处观察哨，还有一处用于监控“蓝军”指挥所要道的暗哨位于楼顶——终于，突击行动到了最关键时刻。

骤雨初歇，凉风掠过队员们潮湿的作训服，冷飕飕的。所有人在掩体后都屏气凝神，心弦绷到极致——任何细微举动都可能暴露行踪，导致突击任务前功尽弃。梁达昌脚踝疼得不行，仍努力保持警戒姿势。当他因重心不稳微微晃动，战友的手从不同方位抵住了他的背脊。

静默观察后，队员们大体确认“敌”防御体系的关键节点。蒋文杰捡起半截树枝，在泥地上勾勒进攻路线。“二组负责切断通讯，三组控制制高点……”

“行动！”一声令下，队员们迅速按照前三角队形压低身体，交替掩护向“敌”目标位置展开突袭。烟雾弹破窗而入，趁烟雾升腾，他们快速涌入楼内。急促“交火”后，蒋文杰带队走出楼房——他们成功刺入“蓝军”要害。

不久，急救车驶来，两名卫生员疾步奔向伤员。他们用止血棉压上李颯宇渗血的伤处，又将梁达昌肿胀的脚踝裹上弹力绷带。“慢着点……”战友们关切地围拢过来。看着他们亲切的脸，梁达昌和李颯宇既感动又骄傲。

暮色降临，流云裹上橘红色的余晖。突击小队忙着整理装备，虽然身体非常疲惫，可胜利的喜悦在他们心中激荡着。他们明亮的眼眸里，闪耀着比晚霞更热烈的光彩。

行间，是报平安的宽慰，是必胜的信念，是对亲人最深的挂念，唯独没有对牺牲的恐惧。多年后，当他的孙辈手捧这封珍贵的遗书，一字一句地辨认、诵读，那熟悉的乡音俚调仿佛在他们耳畔响起。从那横平竖直的笔画里，他们读懂了那朴实文字深处蕴藏着的信念锋芒。

硝烟已散尽。如今，青瓦白墙的村舍新居，如珠玉般点缀在大别山的额间。昔日刀劈斧削般的褶皱沟壑间，烂漫的油桐花、沉甸甸的油茶果和饱满的板栗随山风摇曳。飞鸟如精灵，穿梭于林霭晨雾，振翅飞向依山而建的新家园。

青山叠翠，碧溪蜿蜒，那些血与火的抗战传说，早已融入这山水血脉之中。烈士陵园依山而建，青石垒砌的层层石阶肃穆而上，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，在峡谷劲风中猎猎招展。花岗岩墓碑沉默伫立着。一个民族深沉的悲怆与不屈的精神，都被时光之刀深深镌刻进这坚硬的肌骨纹理之中，为后来者撑起一片遮风挡雨、铭记历史的苍穹。

我曾在清明时节到过这里。那天，雨水顺着殷红的杜鹃花瓣滑落，那点点点猩红仿佛渗入千百年沉默的岩层深处。那个时节，从山脚到峰顶，层林尽染，杜鹃花如烈焰般燃烧着层层叠叠的山峦。我想，那喷薄而出、仿佛要冲破冰冷石壁的鲜红花瓣，分明源自当年每一滴融入这大别山骨血的滚烫骨髓。历史已成往事，山石依旧沉默。那可漫山遍野灼目的鲜红，好似当年那无数面猎猎战旗，在时光长河中无声招展，永远映照着这巍巍青山。

绿风年复一年吹拂，唤醒大别山的每一道沟壑。踏青的游人循着山花芬芳而来，议论着“龙窝”“白马尖”“黑凹”



老营房与老兵

■刘建伟

营房老了
剥落的墙皮似岁月撕裂的伤口
风在缝隙间大声吟唱
像往昔练兵的号角

曾住在老营房的兵也老了
鬓角的黑发沾染霜雪
步履蹒跚
再难踏出当年的激越
但他赤诚的心
仍然滚烫在胸膛

老营房见证士兵的成长
操场上，有他们铿锵的足印
靶场上，他们的枪声惊飞流霞
宿舍里
他们笑着，说着家乡的俚语

老兵记得老营房的模样
那里的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
那棵老树，那个沙地
那些分别后再没有再相见的战友
都在老兵梦里
鲜活如初

老营房还在老地方
老地方已不是当初的模样
老兵站在祖国的天南海北
眷恋的目光穿透久远的时光

战斗的青春

■何晓敏

当裤腿沾染青草的馨香
泥土的气息氤氲在靶场
刺鼻的硝烟飘向远方
他们说
战斗的青春就该是这样

当膝和肘被碎石擦出瘀伤
负重压弯钢铁的脊梁

这些历史的地名。当游客怀着一份庄重新穆，缓缓走进这片静卧于山坳的陵园，整个山川的气息骤然改变——风过林梢，松涛阵阵，就像是当年的冲锋号在回响，壮怀激烈之情瞬间弥漫开来。

陵园内，散落的青石桌凳无言伫立。稚嫩的孩童手持洁白菊花，在石桌上轻轻摊开描绘烽火岁月的图画书。那些烙印于石、流传于山谷、铭刻于心的故事里的英雄，似乎正安坐于石椅之上，静静谛听着后辈的童音。

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兵，在孙女的搀扶下，步履蹒跚地攀上陵园石阶。他的到来惊起了栖息的山雀，它们扑棱着翅膀掠过新叶初绽的栋树与马尾松梢头。那位老兵微驼却不失挺拔的身躯肃立在战友墓碑前，仿佛一枚鲜活的、饱经风霜的历史坐标，深深嵌入这方山石的岁月肌理。

这由古老地壳隆起形成的苍翠群山，从未遗忘任何一方朴素的青石墓碑。那些以生命叩醒沉睡村庄的先行者，当新土覆盖在他们身上，每一个被深深镌刻在坚硬山岩上的名字，都会发出激荡云谷、穿越时空的回响。在先行者长眠的地方，那些曾经承载过他们英勇身躯的山石上的草木，早已默默铺展——它们正以漫山遍野、生生不息的姿态，深深扎根于这片热土，荫庇着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安宁。

在群山怀抱的最幽深处，那些融入花岗岩灵魂的名字与故事，依旧在无声地生长、沉淀。雨水年年冲刷着墓碑的棱角，那刻入石髓的精神印记却愈发清晰、坚韧。当盛夏的艳阳穿透林隙，洒落大地，那摇曳的绿意与山花，都在诉说着一段段大别山的故事，传唱着每一位曾将滚烫热血深情浇灌在这里的英雄先辈的不朽传奇。

仍要拼命奔跑，冲过终点
他们说
伤疤是我们荣誉的勋章

防弹衣覆盖在皮肤之上
刺刀已是手臂的伸展
烈日和汗水冶炼着战场的真金
每一个人
都用拼搏和无悔，续写着
战斗的青春

夜 训

■付晓蕾

寂野无人
战车骤启
车轮将夜的帷幕撞碎
落地成沙，碾入大地

轰鸣震耳
炮筒与火舌泻泻
与地面相接的刹那
硝烟腾起如浓云

抬眼，天边玉盘高悬
照见关山不朽、岁草枯荣
也照见戍边卫士的身影



向前，向前
在这烈火洪流中
官兵以血性为墨、胆气为笔
在深爱的土地刻写报国誓言
红旗猎猎间
荒野在沸腾

第 6509 期



精短小说

有段时间，为了收集战史资料，我经常拜访某干休所的王老。他参加过不少战役战斗，而且身体健康，思维清晰，给了我很多帮助。

一个夏日傍晚，我从王老家出来往回走，碰见一位老前辈。无意间我得知，王老以前是“解放战士”，他有一个没有释怀的心结。

后来，我因为在旅史上有一些疑惑，数次上门请教王老。我很想打开他心头那个隐藏了几十年的心结，但又怕触及他不愿回忆的伤痛。踌躇再三，在一个深秋的下午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向王老问及此事。

王老沉默一阵后，向我缓缓讲起一双布鞋的故事。

王老是为了给他父亲治病，“卖壮丁”参加国民党军队的。他出门时，母亲给了他一个包袱，里面有一件半新短褂和一双塞有3块钱的崭新布鞋。王老说，他在国民党军队里挨打挨骂又挨饿，吃尽了苦头。想家时，他就抱着那双布鞋，用鞋面鞋帮在脸上不住地摩挲，想象是母亲在抚摸他的脸。那双布鞋是母亲一针一线缝给他的，他一直舍不得上脚。

半年后的一个冬日下午，他们遇上解放军。王老回忆，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解放军老兵缴了他的枪，他把肩上的包袱也递了过去。天擦黑时，那个胡子老兵把包袱还给了他，可他发现包袱里的那双布鞋不见了。

王老“解放”入伍后，得知胡子老兵是他们的副班长，比他早“解放”两年。副班长话很少，但他的笑容让人感觉很温暖。“诉苦教育”后，王老知道了解放军的很多政策，其中有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和“不搜俘虏腰包”。

王老熬不住想家想妈，想母亲做的那双布鞋。他终于忍不住，将副班长拿走他包袱里布鞋的事情报告给了班长和指导员。指导员听了很生气。晚上集合点名时，他在队伍前讲评一天的战斗工作情况后，突然喝令副班长出列。指导员命令副班长当着全连官兵的面向王老道歉，并交还那双布鞋；同时还撤销了他副班长的职务，责令其在班务会上作深刻检讨。

班务会上，副班长检讨说，他太喜欢那双鞋，一时昏头私自留下了，请王黑蛋同志（王老当时的名字）原谅他。轮到王老发言时，他抽泣着说，那双鞋是他母亲做的，带着它，就像母亲在身边。但是为了那双鞋弄成这样，他对不住大家，也对不起副班长。

副班长被撤职后，班里没有任命新的副班长，大伙还是喊胡子老兵副班长。他也依旧干副班长的活，干得更认真细致了，只是饭量小了很多。王老说，那段时间，副班长干什么都像憋着一股劲，脸色发黑瘦了。

不久，战斗打响了。那年寒冬腊月，战士们在没膝深的冰水中挖坑道，条件异常艰苦。连队开“小诸葛亮会议”时，煤矿工人出身的副班长建议加挖一道与主坑道平行的副坑道，每隔一段距离横着与主坑道挖通，使空气可以回流。这样不仅可以解决洞内缺氧的问题，而且，如果主坑道被敌人破坏，副坑道仍可前进。副班长挖坑道又快又好，经常连干几班，也不让人接换。他好几次累到昏倒，醒过来又钻进坑道接着挖。

坑道终于挖到了城墙下。随着一声巨响，战士们像潮水一样从城壕豁口涌进城去。王老跟着队伍往前冲，突然，他看见前面一个像副班长的身影中弹倒



映天红（油画）

张 强作